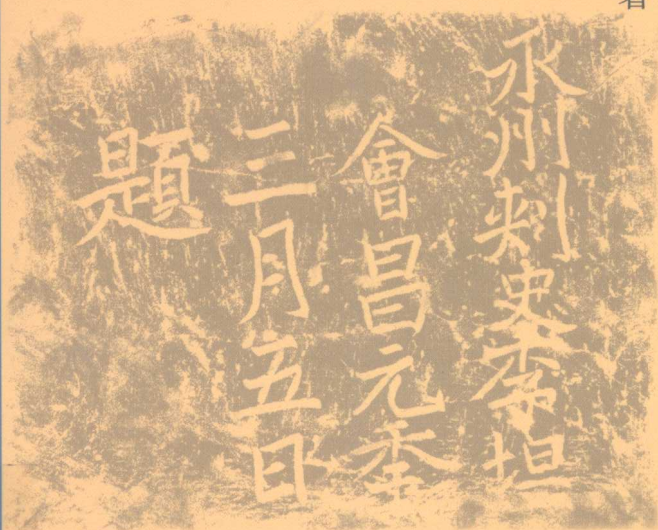


群
志
叢
書

零陵朝阳岩小史

汤
军
◎
著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零陵朝阳岩小史

汤 军 著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K928.706.43

T18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零陵朝阳岩小史/汤军著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1.12

(群玉丛书)

ISBN 978-7-5617-9136-3

I. ①零… II. ①汤… III. ①区(城市)—风景名胜
区—概况—永州市 IV. ①K928.706.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12517号

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资助

群玉丛书

零陵朝阳岩小史

著 者 汤 军

特约编辑 黄曙辉

项目编辑 方学毅

装帧设计 劳 韧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
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

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
网 店 <http://ecnup.taobao.com/>

印 刷 者 杭州富阳永昌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 × 1240 32开

印 张 10.375

字 数 280千字

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

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

书 号 ISBN 978-7-5617-9136-3/K · 357

定 价 40.00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)

群玉丛书总序

我们这四部著述陆续成书，确定组成丛书出版时，由汤军提出了“群玉”的名字，我觉得特好，现在按我自己的意思略作解题。“群玉”首先是永州的一个山名，其得名最迟始于北宋，到南宋经董居谊、董鸿道父子重建山亭，刻诗作记，至明代而最为著闻，载在方志。董居谊《群玉山记》云：“徘徊四顾，怪石林立，峭拔透邃，入眼成画。”明永乐《寰宇通志》载：“群玉山：在府城西一里，巨竹清修，古木蟠曲，怪石万状，地胜景清，一郡之奇观也。”《大明天下一统志》同。这段描述有记载称亦出董居谊所记。而董鸿道的《群玉山题记》则云：“委蛇曲折中，有不尽之意，能令人眷恋而不忍去。”

其实永州一带遍地石灰岩，经过雨淋，石中的碳酸钙被雨水中的二氧化碳溶解，历久就成为垂直立体的岩石，大者可以称为“石林”，小者自可称之为“群玉”。这些石灰岩不仅个个矗立，而且颜色洁白。它们生在山巅上，再加绿竹的掩映，颇能动人。不过以物观物，“群玉”以及遍布的溶洞无非是一种地质的产物，也无非是一些无情无知的死体而已。

群玉山与零虚山之朝阳岩最近，如光绪《零陵县志》所说：“由零虚山后西南过小岗，白石累累罗布岗下曰群玉山。”这四部著述中，朝阳

岩是一个重点。而据古人记述,群玉山与朝阳岩不仅山势一体相沿,泉流也一脉贯通。另外,永州境内还有山石如群玉而不以“群玉”命名的,如万石山、石角山皆是。《大明天下一统志》云:“万石山:在府城北,多怪石,下瞰岩沼。”又云:“石角山:在府城东北一十里,连属十余小石峰,奇峭如画。”陈正谊《石角山小记》云:“山石甚众,远望之如淡烟,如积霭,近即之或林立,或峭露。”王元弼《名胜记》云石角山:“石如有意排列,令人可坐可卧,兼多灵秀气象”,“群石攒立,日光照耀时,如群玉之在渊,浮动荡漾”。诸所描述,情景大都相同。

但是这些无知无情的死体到了古人手中,一经品题,命名刻石,就都成了最鲜活、最有情,甚至最蕴涵智慧的景观了,这却是天底下至可惊异的一个现象,其生发过程值得细细揣摩品味。嘉庆《大清一统志》云:“群玉山:在零陵县西南。山石皆白,故名。有岩曰‘德星’,洞曰‘宅仙’。”据董鸿道《群玉山游记》,山中又有“香炉峰”、“芝岩”、“翠岩”等名目。除此以外,群玉山还有“渊潜洞”及“中山亭”、“拱秀亭”、“群玉亭”等。宋文有年《群玉山》诗:“留得琮璜满空谷,更将鼗磬贮当中。”明彭述浩《群玉山》诗:“近郭望何远,临流秀可餐。”似乎从这水石山色中已能听出鼗磬的乐声,又能够饕餮人的饥渴了。董居谊更有《群玉山》诗五首,说道:“羁寓零陵过一年,每怜两脚负山川。忽从榛莽窥神秘,似与仙家有宿缘。”“石刻嘉名岁月多,苔封藓蘚欲消磨。天成有景无人问,不著新亭奈尔何。”“浮世嚣尘不可干,漫山琮璧照人寒。客来莫认为顽石,具眼还须作玉看。”“顷年曾入道山来,天上图书不受埃。今日有怀群玉府,又从人世得蓬莱。”“经台石磴郁深幽,曲折中藏自一邱。凿破藩篱都是路,从今任是永人游。”作者于宋宁宗嘉定十二年被夺官远贬,其满身情怀,居然可以借助这一山水石,完全找到寄托。而他每下一字,都与万物相通,都使山河生色。读其诗,吾有深感焉。必如此方得谓之人文,不如此则不足以谓之人文。

“群玉”又是永州古代一书院名，创自清乾隆三十四年，宗需、宗绩辰父子曾主其事，宗需撰《群玉书院课学序》在《零志补零》中，宗绩辰撰《群玉书院学规》在《躬耻斋文钞》中。群玉书院之得名，应当与群玉山有关。

此外“群玉”还有一上古的掌故。《穆天子传》云：“辛卯，天子北征，东还，乃循黑水。癸巳，至于群玉之山，容成氏之所守，先王之所谓‘策府’。”又云：“自群玉之山以西，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。”

作为山名和书院名的“群玉”旧址都距本校不远，而现在都已经不见了。书此数语，谨以纪念这两处永远消失了的天然景观和人文建筑。

平生不大请人作序，亦不大为人作序，此殆是第一篇。好在师生亦非外人，爰弁卷首，权作总序。

张京华

于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

朝阳岩与寓贤祠(代序)

永州朝阳岩是唐中期由元结开创的一处摩崖石刻群，是将自然景观转化为人文景观的一个佳例。石刻数量在地区遗存中排名第二，仅次于元结开创的另一摩崖石刻群浯溪。朝阳岩的旧有建筑寓贤祠与方志中的《流寓传》相对应，不仅是朝阳岩公园的主题，也可视为永州地方文化的主题。寓贤的狭义解释为谪宦、理学、儒学，永州本土文化自上古、中古以至明清，皆由儒统、道统一线贯穿。

元结《七泉铭并序》：“凡人心若清惠，而必忠孝，守方直，终不惑也。”

颜真卿《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》：“君其心古，其行古，其言古，躬是三者，而见重于今。”铭曰：“次山斌斌，王之荇臣。义烈刚劲，忠和俭勤。炳文华国，孔武宁屯。率性方直，秉心真纯。见危不挠，临难遗身。允矣全德，今之古人。”

观元结在永州所作诗文，如《举处士张季秀状》、《张处士表》、《招陶别驾家阳华作》、《宿洄溪翁宅》、《说洄溪招退者》、《丹崖翁宅铭并序》、《宿丹崖翁宅》，皆以得贤为念，可为“惟有先贤传”诗句作一注解。

安孝《游朝阳岩漫吟》诗：“真乐不在岩，只在吾渊衷。人苟能寻之，旨趣固无穷。纵使岩不游，其乐也融融。”

宗绩辰《咏朝阳岩》诗：“次山功足比熊绎，手披荆莽成幽蹊。有才不立朝阳上，士隐湘山泣凤兮。爱君忠悃每流露，聊向斯岩寄品题。岩铭崖颂义唯一……”

杨翰《何子贞丈归道州至郡同游朝阳岩》诗：“试看浯溪上，忠义大字嵌。”

朝阳岩为元结所命名。唐代宗永泰二年(766)，元结为道州刺史，经水路过永州，始来游之。其《朝阳岩铭》序云：“永泰丙午中，自春陵诣都使计兵。至零陵，爱其郭中有水石之异，泊舟寻之，得岩与洞，此邦之形胜也。自古荒之，而无名称。以其东向，遂以朝阳命之焉。”

明张岱《快园道古》卷二《学问部》载一事：“孝宗御经筵，问讲官曰：‘吴融何以字若川？’讲官不能对。有中书某对曰：‘臣闻天地之气融而为水，结而为山。臣意若川之字吴融，其犹次山之字元结。’孝宗大喜，命改授翰林。”即元结之名与字，似亦一命中注定之事。

元结于唐代宗广德元年(763)授道州刺史，大历七年(772)回京师，前后十年，计所游历，有三溪(江华洄溪、道县右溪、祁阳浯溪)、三岩(阳华岩、朝阳岩、九疑山无为洞)、二崖(双脾丹崖、浯溪东崖)、一谷(寒亭暖谷)。所著文章，有十九铭一颂(《阳华岩铭》、《窠樽铭》、《朝阳岩铭》、《丹崖翁宅铭》、《七泉铭》七篇、《五如石铭》、《浯溪铭》、《岵台铭》、《唐顾铭》、《东崖铭》、《寒泉铭》、《右堂铭》、《中堂铭》、《大唐中兴颂》)，凡游则有铭，凡铭则有刻，足迹所至，皆成景观。此与柳宗元著《永州八记》而无一题刻，各有异同。柳文以抄本传世，文献远播东亚，元结所为乃是“不动产”，皆留本土。其贡献于后世有此不同。

朝阳岩摩崖石刻经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 2007 级古代汉语专题课程选修同学 49 人实地考察,新勘得历代石刻 146 通,以现存石刻数量排名居第二位,仅次于浯溪,为世瑰宝,其人文价值无可估量。

同治《永州府志》卷二《名胜志》曰:“朝阳岩者,在城外西南二里潇江之浒,岩口东向。当朝曦初升,烟光石气,激射成采,郁为奇观。……岩中有洞名流香,有石淙源出群玉山,伏流出岩腹,色如雪,声如琴,气若兰蕙,从石上奔泻入绿潭。”(《大明一统志》、《大清一统志》略同)后人之叹美如此。

浯溪石刻以颂扬中兴大业为主题,古人谓《大唐中兴颂》“与日月争光”(宋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十四)、“灿烂金石,清夺湘流”(元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卷三)。朝阳岩旧有寓贤祠,其主题则为“寓贤”。

余自弱冠,读太史公书知沅湘、九疑,习作有“单襟拜九疑”诗句,不感后果来零陵。自楼上眺望西岩绿荫,油然亲切,遂以西岩书生署款与师友往还。初与家人游朝阳岩而观其亭石,再于盛暑溯游潇水而观其岩下,次随金春峰前辈读其碑文。及读碑文,乃渐知古臣工之心,委曲如湘川,郁郁如沉云。兹因授课,条理数端,以申史论。

一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

朝阳岩作为自然景观,有其优越条件。

其一,环境优越。今零陵一段潇水,上自南津渡桥,下至蘋洲,以此处石崖最高,水位最深。元结《朝阳岩铭》谓“苍苍半山,如在水上”,《朝阳岩下歌》谓“朝阳岩下湘水深”,确为写实之语。

其二,景致幽奇。朝阳岩有二洞,上洞半凹如伞盖,下洞数十米为天然溶洞,洞中又有暗泉,流出成溪,坠落湘水如瀑布。崖上与群玉山毗邻,古为同一景区,石峰高耸磊磊如白玉。如此确可谓

幽与奇，故元结诗称“岩洞幽奇”，铭称“朝阳水石，可谓幽奇”。

其三，毗邻州城。永州旧城距湘水即蘋洲稍远，而距潇水为近，宋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谓“永州南去湘水八里，西去潇水三十步”，可谓正当潇水岸边。宋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谓朝阳岩“在零陵县南二里”，据清同治《永州府志》郡城图，出旧城南门有太平渡，可由此于西岸往，亦可舟行直达岩下。元结诗称“夹湘岸”、“当郡城”（有本作“带郡城”），铭称“郡城井邑，岩洞相对”，确如此。明曾承恩《朝阳岩寓贤祠碑》亦云：“湖南惟永多崖洞，惟朝阳襟潇按湘，面城背岭，独为幽奇。”（康熙九年《永州府志》卷十八《艺文一》）

朝阳岩较之下游祁阳之浯溪，略有不同。浯溪当湘桂水路要冲，宜于过游；朝阳岩毗邻郡城，宜于闲游。这些自然条件影响了朝阳岩成为唐宋明清时期仅次于浯溪和澹岩（已毁）的一大景观。

作为天然溶洞，朝阳岩早已存在，其年世不可计量；而作为人文景观，朝阳岩创自唐代，有年一月。明丁懋儒《朝阳岩零虚山记》云：“零虚即朝阳山，以岩显。自有天地以来，兹山以岩洞固在也。造化秘藏，人不能窥测。永泰中，元次山自舂陵经此，爱其水石之异，泊舟寻之，得岩与洞。以其东向，因名‘朝阳’，序而铭之。故人知零陵有朝阳岩，自元次山始。”（康熙九年《永州府志》卷二十《艺文三》）其中由自然开出人文，有一大转化。

吾国先民以文明即文化，人文即教化，故虽道家主张无为，而所讲究仍在一“化”字。（由自然开出人文为文化，扩而充之为文明，承而传之为教化。）元结曾作《观化》、《时化》、《世化》，今在集中，蝉联三篇，是能深明其义，故能因自然之胜而创兴朝阳岩，化自然景观而为人文景观。其《朝阳岩铭》序云“爱其郭中有水石之异”，《朝阳岩下歌》又曰“水石为娱安可羨”，并非语义冲突，实是各有次第。自然之奇异是一次第，而人文之德业又是一次第。盖因自然之美皆在

于人能感知，自然之景不足以传不朽，惟人乃可以传不朽。故元结歌曰“荒荒自古人不见”，而铭曰“欲零陵水石，世人有知”。

朝阳岩自此有一主题，而此主题不在水石，乃在人文。事实上，朝阳岩能历唐宋明清而盛传不息，皆本于元结之道德才情。故言朝阳岩首当追溯本始，纪咏先贤。今惟见其水石而忘先贤之德者，不足与语此。古人至朝阳岩，惟二事，或诗文纪咏，或品题刻石，遂使一片荒寂，充溢灵光，一角死体，身价百倍，今之空言经济、市场者，不足以语此。

永州华严岩石刻 1959 年由东门岭居委会于岩侧设石灰厂全岩轰毁。淡山岩石刻 1966 年由兴建建华机械厂而整体毁坏。群玉山、火星岩石刻 1969 年由架设东风大桥采石材烧石灰全毁，石窑犹在而山已荡然无存。石角山石刻 2002 年因采石铺路被毁过半，呼吁乃止。

南宋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卷五十六《永州》引杜荀鹤诗：“残腊泛舟何处好，最多吟兴是潇湘。”引刘梦得（刘禹锡）云：“潇湘间无土山，无浊水。”《艺文类聚》卷八引罗含《湘中记》云：“湘水至清，虽深五六丈，见底了了，石子如橈蒲矢，五色鲜明。白沙如霜雪，赤岸如朝霞。”

余寓居零陵六年，碎石小路百米至江干，亲见山水全非，人文尽废，为之叹惋哽咽。

明曾承恩《朝阳岩寓贤祠碑》云：“以宋贤视次山，固已慨叹于百世之上；以公今日视诸贤，又不免慨叹于百世之下。”清光稷甫《重修朝阳岩启》载王德安跋语云：“不有君子，则斯岩之兴犹有待。”今人侈言“人本”，不有君子贤人为民之所主，人之所本将同于鸟兽，私欲横流，望其恒久，岂可得也。

二 流寓传与寓贤祠

明史朝富、陈良珍隆庆《永州府志》卷十五设《流寓传》，且有论赞。其论曰：“永僻处遐壤，非轮蹄辐辏之会。彼贤哲者胡为乎来哉？然或以迁谪，或以游遨，作宾兹土，绵历岁时。芳声遐躅，耿耿如在，高山仰止，俎豆馨香者，盖未艾也。永之人其犹有九罭鱄魴之好乎？”赞曰：“湘郡沅寥，九疑之麓。跂彼哲人，冠裾云簇。愚溪栖鸾，鸥亭停鹄。佩纫湘兰，英餐岩菊。勉旃来斯，以嗣芳躅。”

明姚昺、林华弘治《永州府志》卷三《流寓》传序云：“素位而行，顺受其正，君子之道也。永为荆楚之极，自昔名贤，后或道与时违，而徙置于此者，不无其人，亦不害其为君子。”

各志《流寓传》有论赞、传序者少。隆庆方志的纂修者以“贤哲”称“流寓”，以含“寓贤”之意。又引《诗经·豳风·九罭》“九罭之鱼鱄魴，我觐之子，袞衣绣裳”以嘱“永之人”，颇存善意。其“胡为乎来哉”一问，虽未可以“迁谪”、“游遨”二事括尽，然而命义颇可钻味。而弘治方志的纂修者径直称道“君子”、“君子之道”，尤近“贤人”之义。

南宋时朝阳岩已有“亭台凡十六所”（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卷五十六），其中最为主要的建筑当为寓贤祠。

永州自宋代已建元结祠，在浯溪，建柳宗元祠，在愚溪，至南宋建周敦颐祠在府学等多处。南宋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卷五十六《永州》已载“元次山祠堂”、“柳先生祠堂”及“思贤堂”。大抵宋代建唐贤之祠，南宋建北宋贤臣之祠，明代建宋贤之祠。至明清两代，唐宋人祀典约有：元结祠（称元刺史祠、元次山祠）、颜真卿祠（在颜元祠内）、柳宗元祠（称柳先生祠、柳司马祠、柳侯祠、柳子祠）、周敦颐祠（称濂溪祠、元公祠）、汪藻祠（称浮溪祠）、杨万里祠（称杨公祠）、胡寅祠

(在三贤祠内)、蔡元定祠(称蔡公祠)、王政祠(称褒忠祠)、岳飞祠(称精忠祠)等。

其中已有二人三人合祠者,如颜元祠、三贤祠。至于更多贤臣的祀典则有“思贤堂”。

南宋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卷五十六《永州》云:“思贤堂:在府学,绘周濂溪、范忠宣、范内翰、邹道乡、张忠献,共为一堂,榜曰‘思贤’。”此堂至明清似已不存,而方志犹加记载。《大明一统志·永州府》云:“思贤堂:在府学,宋建,绘周濂溪、范纯仁、范祖禹、邹告、张浚像,共为一堂。”(《大清一统志》同,“邹告”作“邹浩。”)或者城中府学内的“思贤堂”间接影响了城外寓贤祠的创建。

朝阳岩之有寓贤祠,始于明代以前,至明重建。清康熙九年《永州府志》卷九《祀典》:“寓贤祠:在朝阳岩上,祀元结、黄庭坚、苏轼、苏辙、邹浩、范纯仁、范祖禹、张浚、胡铨、蔡元定诸贤。嘉靖壬寅知府唐珪建。”

嘉靖壬寅即二十一年(1542),同年曾承恩《朝阳岩寓贤祠碑》以“他者”身份记述,与方志不同。碑云:“城西南有朝阳岩,岩上有祠,祠久就圯。郡守毘陵有怀唐公以地官正郎,出守来永,替月,教行化洽,民用诚和。于是修废举坠。朝阳寓贤之祠以成。归濂溪周子于郡庠,专祠寓贤。因次山、山谷之旧,增苏氏文忠、文定,邹文忠、范忠宣、范学士、张忠献、胡忠简、蔡西山诸贤,祀于祠。公为文,偕寮佐同知承恩、通判周君子恭,告其成。”(康熙九年《永州府志》卷十八《艺文一》)

所谓“岩上有祠,祠久就圯”,已不得其详。此时唐珪任知府,曾承恩任同知。唐珪,武进人,曾著《永州集》三卷。其朝阳岩石刻真迹仍在。

三 寓贤祠之尊元

清人所记之寓贤祠，祀典者共十人。

上引康熙九年《永州府志》卷九《祀典》所载，黄庭坚在元结之后，二苏之前。按黄庭坚为苏轼弟子，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，排序不宜在苏轼之前。推测黄庭坚在朝阳岩先已有祠，明以前祀元结、黄庭坚等，故曾承恩称“因次山、山谷之旧”。至清末，光绪《零陵县志》卷三《祠祀》云：“寓贤祠：即元刺史祠，在朝阳岩，祀元结、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、邹浩、范纯仁、范祖禹、张浚、胡铨、蔡元定诸贤。”所记十人全同，惟黄庭坚一人排序有所调整，在二苏之后，是对的。

细论之，二苏实亦未尝来永，故本不宜称为“寓贤”。吕恩湛、宗绩辰重辑道光《永州府志》卷十四《流寓传》曾详论其事，云：“按哲宗时绍述祸作，眉山二苏俱贬谪外。徽宗即位，先后移永州，然轼未度领已得提举玉局之命，辙即移岳州，考之实皆未至永。旧志重二苏之名，为之列传，窃所未安。至朝阳岩之作，或谓和人，或谓非此地，要之不足为据。”

吕恩湛、宗绩辰最终将流寓与祀典二事分开，论曰：“岩中祠位，则二公之忠直，何地不可馨香？固无病于过礼也。”方志《流寓传》中不载二苏，朝阳岩寓贤祠中则仍存祭祀，此纯然可谓一种解决办法。

但细论十人之中，元结并非贬谪而来，亦不当在“流寓”之列。方志所载元结小传，皆在《人物》、《名宦》传中，不在《流寓传》。予谓寓贤祠以元结冠宋贤之前，为十人中唯一唐人，即寓含尊元之义。

元结《自释》曰：“少居商余山，著《元子》十篇，故以‘元子’为称。”其自命“元子”虽出姓氏本然，亦有抉择。按《新唐书·元结传》：“元结，后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孙。”魏人自称：“北人谓土为拓，后为跋。魏之先出于黄帝，以土德王，故为拓跋氏。夫土者，黄口之色，

万物之元也。宜改姓元氏。”（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四十建武三年魏主诏。）可知“拓跋”与“元”并非单纯“符号”，而元结以此自志自喜。后周敦颐谥为“元”，世称“周元公”，此在永州可谓前后二元。

四 寓贤祠之尊周

明清寓贤祠十人自元结以下，皆为贬谪之臣，亦皆为党争中人物，即皆为理学中人物。“寓贤”一语由此而得一狭义之确解。按两宋党争最烈，而推重贤臣，表彰风节，亦于此最盛，而永州一地实与两宋儒统道统有一特殊关系。吕恩湛、宗绩辰道光《永州府志·流寓传》序曰：“永州去京师常数千里，岩壑深峻，风雨不时，古称边瘴之地，士大夫非迁谪则鲜有至焉。”“非迁谪则鲜至”一语亦可解为“至则以迁谪”，故“流寓”实含“谪臣”之意。

光绪《零陵县志·祠祀》载寓贤祠次序为：元结、范纯仁、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、邹浩、范祖禹、张浚、胡铨、蔡元定。

苏轼、苏辙在《宋元学案》中自为《苏氏蜀学略》，黄庭坚为苏轼弟子亦在《蜀学略》。邹浩为王安石弟子，在《荆公新学略》。范纯仁为范仲淹之子，在《高平学案》。范祖禹为司马光弟子。张浚为程颐、苏轼再传弟子。胡铨为胡安国的弟子，二程再传弟子。蔡元定为朱熹弟子。诸人均在《宋元学案》中，又多列在《元祐党案》。明曾承恩《朝阳岩寓贤祠碑》云：“他若苏氏、范氏、邹、胡、张、蔡诸贤，正气孤忠，触忤于时，相继来永。”正是突出了诸人在党争中的气节，以敢言敢争为尚，以遭贬黜为荣。

然而，诸人虽皆为宋儒中人物，而周敦颐则为两宋理学之开山，位居《宋史·道学传》之首，反而未在寓贤祠祀典中。明曾承恩《朝阳岩寓贤祠碑》解释云：“濂溪周子以三代之英，例以寓贤，实近于褻，庠有专祠，则致尊致亲之道备。”又云：“或疑于诸贤增损去留。”可知

周敦颐原本已在旧祠之中，明人新建祠堂反而专意迁徙至府学，使濂溪祠一祠独祀。于此即寓含尊周之义。

古以聪明深通为“圣”，有才学善行为“贤”。圣贤虽为一体，细辨则有等差次第之别。《说文》：“圣，通也。”《尚书·洪范》“睿作圣”，《说文》：“睿，深明也，通也”。

《说文》：“贤，多才也。”《玉篇》：“贤，有善行也。”文献之“献”，古人训诂曰：“献，贤也。”

故孔子、孟子为圣人，自颜子以下为贤人。故周子曰：“圣希天，贤希圣，士希贤。”（《通书·志学》）至两宋，周子、程朱为圣人，自余为贤人。故周子承接孔孟，为汉唐以来第三位圣人。此不以一时之声名论，亦不以当世之地位论。道统与政统合则可，苟不合，道统自道统，政统自政统，道统超于政统之上。明曾承恩《朝阳岩寓贤祠碑》云：“地以人胜，人以道显”，是其已知圣贤次第。周子是圣非贤，故寓贤祠移出周子乃是尊周。

故元结别有专祠而此仍列首位，是尊之。周子亦别有专祠而此则迁出且特加说明，亦为尊之。

五 寓贤祠之黜柳

清吕恩湛、宗绩辰等道光《永州府志》卷十四《流寓传》传序云：“永州去京师常数千里，岩壑深峻，风雨不时，古称边瘴之地，士大夫非迁谪则鲜有至焉。当其遭谗黜辱，远陟投荒，事出不得已。迨居之既久，习而相安，与其山川草木有声气之通，于是昌其精灵，发为文章，悟其动静，洽与心性，比得还反，眷恋徘徊不能去。其幽赏结契者，至移家于此，而不复忆其乡国。即不幸如西山之终于羈困，犹且优游顺命，若得所安。夫君子固无往不自得，而所居之处又复高闲萧澹，适肖其人，感于中而神明渐与之化。是地固以人传，

而地亦非无功于人也。岂天之位置于此，固将以成就寓贤欤？若乃孤臣逸老之迹，与朝臣游士之所经，逆旅偶停，俱足增重。虽然，千古以来，往来行人不知其几，而独取于谪者游者之寥寥；即谪者游者岂尽贤，而独取此数十公。后之来游是邦者，毋徒漫为歌歎，冀幸流传，而反求所以自立，此数十公不愧为之导师已。撰《寓贤传》第十四。”

此其传论专言“昌精灵，发文章”，又言“歌啸”、“流传”，着意于文辞一面。又论贬谪之士“居之既久，习而相安”，而不明其耿耿之心。较之前引明史朝富、陈良珍所论，不及远甚。明丁懋儒《朝阳岩零虚山记》云：“人不能安其身朝廷之上，而寻幽问奇，往往寄迹无用之地。若曰欲有所托而逃，其亦浅之乎知君子也！”（康熙九年《永州府志》。道光《永州府志》所录略简。）盖道统不通乃流为学统，政统不达乃流为文统。政道不行，退而求其次，则至于文学。文学之途乃是另一次第，别一境界，较之贤人又不同矣。

明隆庆《永州府志》卷十五《流寓传》唐代始于柳宗元，清光绪《零陵县志》卷九《人物·流寓》亦始于柳宗元。然而寓贤祠中未有柳氏。

柳宗元曾亲至朝阳岩，曾题诗，曾命名“西岩”。然而寓贤祠未有柳氏。

元结已有专祠，而寓贤祠仍有祀典，是尊之；柳宗元亦有专祠，而不入寓贤祠，是黜之也。

周子已有专祠，而迁移出寓贤祠，而特加说明，是尊之；柳宗元亦有专祠，不入寓贤祠亦未说明其故，是黜之也。

元结《七泉铭并序》云：“凡人心若清惠，而必忠孝，守方直，终不惑也。”

清四库馆臣云：“元结《浯溪中兴颂》……尤得诗人忠厚之旨。”（《四库全书提要》范成大《骖鸾录》提要）清鲁山教谕姚裕和《挽元次